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出版

工人之路特號

（第九十八期）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每日一張

通訊處　廣州市東堤東園　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

評論

敬告香港華商代表并勗工友

群衆

諸位代表來了！很辛苦！

我們首先要和諸位代表說的，就是我們此次大罷工的意義。我們此次大罷工，盡人皆知是爲民族生存和國家體面的政治罷工，不是爲了我們工人階級自身利益的經濟罷工，這是從我們幾次宣言，及向香港帝國主義所提出的條件可以看出來的。

既然是爲了全民族的生存，與國家的顏面而罷工，所以其他各界皆應起而援助并參加，故當省港罷工之始，我們很希望港商與我們取一致行動，我們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如此的一致行動，不難立時壓迫帝國主義屈服，但是港商計不出此，我們深引爲遺恨。或者當時商人們有一種錯誤的見解，以爲我們罷工是不能持久的，誰知道竟能支持到現在呢！誰知商人不罷市等於罷市呢，早知如此，何如當日與我們一致行動，尙取得愛國之名。

省港大罷工之後，港商的行動，有些是對不住我們的，如組織商業維持會，工業維持會，後備警察之類，帮助帝國主義者維持香港的現狀，固然，我們很知道這些事實，是少數甘爲帝國主義走狗的商人，借此以取媚帝國主義者所爲，而不是全體商人都如此，不能够一體受過的。然而大家都不起來遏止他們這種賣國的行爲，恐怕也要負點責任。

省港大罷工到了今天港商受了無數的損失，過了無數困難的生活，受了無數帝國主義的苛待，眞是痛苦極了！我們甚爲悯惜。但是這些痛苦與損失，究竟是誰給予的，港商自己要問一問，是我們工人嗎？還是英帝國主義呢？英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漢口，沙基肆行慘殺，激起全國人的反抗，纔有省港的大罷工，這是顯明的事實。請問港商，你們是怪我們工人呢？還是恨帝國主義不該放槍呢？

港商到今日纔覺悟纔派代表來省，雖嫌太遲，然仍不爲晚，我們很希望港商，從此澈底覺悟，竭誠與我們携手，共同打倒帝國主義，達到我們全民族的解放！到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好男子。若別有用心，毫無誠意，那就只有使華商損失益大，咎由自取的了。

至於工友方面對於此次華商代表之來，不必存何種疑慮與仇視，我們要取『與人爲善』的寬大態度，不必因爲他們少數商人既往錯誤而取狹隘的報復態度。以我們今日的地位，如經濟之充足，革命政府之穩固，我們還怕什麼陰謀！我們今日之所以接待港商代表無非希望他們加入我們戰線，以增厚我們的力量，於已得勝利之外，再設法得到完全的勝利，工友們！放心罷！罷工解決不解決，權操在我，怕什麼？

何謂「示弱」？

鄧中夏

有些工友以爲我們向香港提出解決罷工條件，不出自彼，而出自我，是我們示弱，哈哈！好朋友！你說錯了。

何謂弱！一定是我們本身有不能維持的危險狀態，才算弱。請看我們本身是不是如此呢？

比方說經濟罷！我們現存的欵項，昨天在財政委員在代表大會報告，尙有九萬餘元。房捐四十萬，并未完全收齊。紳富捐，剛剛開始，數十萬元是很有把握的。况且海外華僑捐欵，不斷的匯寄回國。昨天代表大會有一位美國留學生聯合會代表還說美國僑胞捐欵數萬，陸續由海船寄回。，由此看來，我們經濟就再繼續罷工半年都不成問題。外間謠言罷工糧食將絕，豈不把我們笑死。何謂弱？

又比方說政治罷！先前有反革命派在廣州，我們很是提心弔胆，自從廖案發生後，反革命的軍隊解散了，反革命的巨魁如梁鴻楷等捉着了，其餘胡毅生等也逃亡無踪了，廣州附近完全無反革命派的勢力了。東江嗎？哼！不值一擊，黨軍一去，一定可以馬到功成。南路嗎？哼！鄧本殷內部火併起來了，李濟深軍長軍隊一去，也一定可以馬到功成。廣東的國民政府，正如陳公博先生所云，安如泰山。何謂弱？

又比方說組織罷！我們的組織再好沒有？我不是說過一個小小政府還不如我們組織好嗎，不特組織好，而且各位辦事人亦同心同德，黽勉從公。大

爲被殺同胞復仇　不達目向回下上

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家都秉公正直，不生意見，請看各種會議都安安靜靜，可以証明。內部團結簡直比鐵一般的凝固。何謂弱？

我們本身是如此，弱既無，何有示弱之可言？

誰說示弱，他就是孩童的見識了。

我們所以認爲提出條件的時機已到，并不是示弱，簡直是示强。假如我們在反革命派尚未肅清以前提出，那時政府風雨飄搖，或者可說是示弱。現在呢？反革命肅清，政府穩如泰山，已經强到萬分，我們强硬的提出條件，正是對香港政府說：『紅毛鬼！你的經濟損失四萬萬了，不得了了！你們勾結反革命以推翻政府破壞罷工的詭計都着着失敗了，無路可走了！現在我們把幾個條件給你看，你承認不承認？承認嗎？好！不承認嗎？刀柄在我們手裡，莫怪我們呀！你要生或要死？請你自擇。』

罷工必要提出條件，這是古今中外一理的。豈可提出條件是示弱。不過提出條件是要選擇時機；假使時機不當，條件等於廢紙。現在我們强盛的時候，正是提出條件，好時機呵！

老實說，選擇時機如沒有世界的眼光，豐富的經驗，是選擇不到適當的。政治委員會指示我們謂今日時機已到，不能不令我們佩服萬分。

工友們！我們提出條件是示强呀！何謂示弱？

決議

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聽了湘軍講武堂堂長陳嘉祐報告後，決議：

（一）我們承認國民政府的軍事計畫是對的。我們必須以澈底革命的精神，肅清廣州，統一廣東，向長江出發與北方的革命勢力聯合，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達到民族的獨立與自由。

（二）兵士是武裝的工農，必須爲大多數的羣衆的利益奮鬥。我們工人今天是與帝國主義奮鬥的先鋒，兵士是後盾。將來與帝國主義直接武裝衝突，兵士則成爲先鋒，工人則成爲後盾，因此工農兵必須聯合，團結全國的民衆，準備與帝國主義決戰。

（三）我們工人慶祝湘軍講武堂的同志，一致與人民和政府聯合，完成革命！

（二）

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聽了留美中國學生聯合會總代表兼加拿大城多利華僑代表桂崇基先生報告後，決議：

（一）我們這次運動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全國人民，不論國內國外，應一致參加。留美學生和華僑此次努力在外宣傳和募捐，是極好的現象。在他們的活動中，他們應知歐美的政府是我們的敵人，但歐美的工人是我們的一個有力的好友，留學外洋的同胞更須注意宣傳和聯絡他們，實現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與被壓迫階級，共同奮鬥，達到全世界革命，謀人類的幸福。

（二）留學生是中國最高的知識份子。我們愛國的工人希望他們和華僑，澈底覺悟內政與外交之關係，同國時必不可與軍閥和帝國主義效力，務必與中國之人民合作，發展革命的勢力，打倒人民的敵人，達到中國民族經濟和政治的自由發展。

革命的學生萬歲！

工農兵商學大聯合萬歲！

革命勝利萬歲！

省港要聞

港報窮案何如是之多

香港報窮局傳信現列報窮者一百七十餘宗、已經批准者有紹昌洋行、欖勿洋行、泰利洋行、培記洋行、每間資本皆百萬以上者、銀號則有李榮光之榮興銀號資本三百餘萬元爲最大、其餘尚在審查中、如再堅持一月、洋行倒閉必達二百間、又聞渣甸洛士利兩洋行現甚搖動，因港中費用每日損失甚鉅、承接疋頭洋行、危險萬分、日日如在倒懸云，

港政府之愚騙港商

香港政府允借款三千萬（約英金二百五十萬磅、）維持市面一般商人以爲有此大宗款項、儘可度過秋節、乃盼望日久未見實行、昨香港商人已焦灼萬分、市面哄傳前次港政府借與銀業行六百萬、尚有六百萬存於庫內、如市面需用可先提用等語、實則全屬子虛後據滙豐買辦何世榮（帝國主義走狗何世光之弟）稱前次銀業行借用六百萬、其中滙豐担任六分之四、渣打担任六分之二、此款銀業行先後提去三百餘萬元、止存一百餘萬、但無論如何政府必有實力維持大約兩星期內當有佳音云云、此一席話港商家乃如冷水澆背、蓋秋節轉瞬將到、仍無解決、破產即在目前故皆憂形於色云、

文昌同胞之愛國

罷工會本日得接文昌後援會滙來大洋三百元、并附函一件、殷殷以沙基慘案及省中外交情形相詢、罷工會已據函答覆、想文昌及其他各地同胞知省城同勢如此安定、罷工前途如此樂觀、當必十分高興也、茲錄原函如下、

省港罷工委員會執事先生鑒、八月三日奉上一函并從郵滙上大洋二百元、是否收到、茲從郵滙上大洋二百元、希即查收、接濟罷工工友、并即擲回手據、沙基慘案交涉（中畧）省中當局

、對於此案若何應付、各界團體若何奮鬥、以及罷工衆工友之狀況如何、統希隨時賜教、俾得宣傳鼓勵民衆一致對外、專此并頌公綏文昌滬案後援會啓

外輪將來黃埔

▲蓮花山海面可容入水卅尺之大船百艘

自罷工會實行封鎖港澳政策後、外輪生意、一落千丈、均紛謀改途易轍、圖復原狀、現駐港輪英日輪船公司、多數主張遷徙黃埔、以便直接在南方內地運貨載客、就所已知者、計業有行走金山各埠輪船、及雜港野鷄船等、派遣華人經理上省、實行相度地勢、及接洽一切、據該經理稱、以前港商爲英政府朦蔽、及造謠煽惑、不知香港以外是何實情、且向來未悉洋輪抵黃埔後、究能圈頭如期啓行否、尤屬懷疑、所以遲遲未能如願、頃查得蓮花山海面、約容吃水三十英尺深之洋輪百餘艘、優優有餘、雖鉅大洋輪、確可以任便圈頭無碍、不日當返港報告、以便遷至黃埔辦理船務事宜、并通知南北等行、速返黃埔擇定地址、規劃營業云、

北上代表已安抵上海

北上外交代表團、在汕被留不確一事、經紀昨報、茲據政治委員會消息、此間各代表已安抵上海、近得林子超一電、可爲証明因廣東總工會現派陳森蘇壽庭爲代表、總代表領袖林森、昨特由滬電省請示、原電云、政治委員會鑒、廣東總工會派陳森蘇壽庭爲代表、如何辦理、請電示、林森、覩此、則各代表已完全安抵上海矣、

糾察隊總部挽留陳劍夫

糾察隊第九支隊長陳劍夫、前以事繁、呈請辭職、總部以陳支隊長潔己奉公、未便准其辭職、特加挽留、指令如下、爲令飭事、案據該大隊長呈據第九支隊長陳劍夫呈請辭職、先經該大隊長慰留可否照准請核示遵等情前來、查該支隊長陳劍夫到差以來、辦事認眞勞怨彙任、本總隊長等素所深知、現值多事之秋、正賚倚畀、務望勿以人言、遽萌退志、應着勉爲其難、照常供職、所請派員接替之處、應不照准、仰即轉飭遵照、毋違此令、

政治會請招待港代表

香港商會代表、二十八日來電報告、准於是日上午由港搭車來省、政治委員會據電後、特致函罷工委員會加以接待云、逕啓者、香港商會代表、據奉貴會覆電、允許來省商議解決罷工問題、聞於日內來省、該代表等既經貴會復電允許、則到省以後、自應妥爲招待、務望通知各工友及糾察隊員以禮接待、是所至禱、餘不一一、專此敬請台安、政治委員會代理主席汪兆銘、

惠來學聯會滙欵來省

罷工委員會昨接惠來學聯會一函、并滙來二百元、函云、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公鑒、逕啓者、敝會自得到滬漢粵各地美日等帝國主義慘殺同胞噩耗後、特聯合敝邑學生界分途演講募捐、先後募得捐欵毫洋八百元、除將毫洋五百元滙往上海接濟罷工工友外、現特由汕頭郵局滙上毫洋三百元、伸作光洋二百元、到時請乞查收、分發各罷工工友、區區之數不過聊盡微薄而已、肅此順祝努力、惠來學生聯合會、

演講錄

湘軍講武堂堂長陳嘉祐先生報告

在廿九次代表大會

我是很榮耀的參加代表大會，我要報告政府，黨，軍事的進行事情。黨應澈底革命，政府得黨的計劃，也是要澈底革命，軍事方面 是要肅清反革命派，統一廣東，預備向長江發展，革命必有目的，達到最後無產階級獨裁制，才算成功，國民黨有許多派別，這是無容諱言的事，但我們要明瞭左右派，左派是革命，右派是反革命。看世界革命史，顯明的曾中產階級執政，還是有痛苦，直到無產階級執政才算革命成功，人類病苦一概解除。英國各國現目趨於革命，因前者之革命不澈底。從前的革命歸中小資產階級，現在要歸無產階級．不但爲經濟而是爲政治。此次反抗慘殺案運動中，各地工人之奮鬥，眞使人欽佩！工人現在都有政治知識，新思想，所以纔有這樣日子，凡革命是爲羣衆多數利益，非政府單獨可以完成革命的，眞正的革命勢力是在羣衆，孫總理主張，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已見他不只有中國，而且有全世界民族。自廖先生及我們向這些路走，有人說我們是共產派。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國民黨是爲全中國大多數及世界謀革命的黨，共產黨與國民黨眼前宗旨是相同的，都是爲人民謀幸福的。若說我們共產派，即是也不要緊。這次罷工眞是欽佩中國民族受帝國主義壓迫，繼續奮鬥，必能達到勝利。所以不管這次結果如何，全國國民與無產階級皆當成功，得到解放。敬祝，工人萬歲？

黃平先生報告

帝國主義者侵中國 不外兩個手段：一是搶、二是殺、他們搶我們的財富、搶我們的地皮、搶我們的主權、搶我們的自由、搶我們工人血汗。我們不服、他們便殺。這次運動、就是我們反抗他們屠殺所造成的。

慈善萬惡的帝國主義者以爲屠殺就可以壓服我們、但是他們想着了。我們不獨不因壓迫而屈服，我們更加全國一致的反抗他們的壓迫！因此，帝國主義者乃利用走狗軍閥壓迫我們、在北方張作霖勢力範圍內已見其端、但"在革命政府下的廣東他們可是大失敗而特失敗的了？陳烱明、陳廉伯、揚希閔、劉震寰，相繼失敗。他們收買的官僚政客也是失敗。我們的損失雖然是大，但是我們的革命根據地，眞是一天比一天的堅固，這幾次的波折，反假鍊出許多戰鬥員，肅清廣州的一大部份反革命派，淘汰了一班政客官僚、人民得以安居樂業、慶祝昇平。國民政府已下決心統一軍民財政、實現我們到渴望的統一廣東、積極準備出發長江、與北方的革命勢力聯合、打倒帝國主義和其走狗軍閥！

帝國主義者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無法可施、竟想同中國宣戰、我們不獨絲毫不懼、而且大呼歡迎宣戰、可是帝國主義者到現在反不敢了；同志們！但是我們須要注意一點：我們革命根據地內又有造謠的奸細了！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容許的。街上的謠言說：罷工工人快沒有飯食了、他們已經屈服了、黨軍反逼北、黨軍在黃埔扣留汪精衞、黨軍拉了糾察隊的黃金源和重要人物、十月一號還要封閉一切工會呢！陳烱明就快打到來了！……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世界革命勝利萬萬歲

剷除帝國主義的走狗 防範破壞罷工的工賊

這種無稽謠言、凡是稍有思想的人都不會相信。罷工委員會現存洋還有九萬，政府每日都有津貼，外埠的捐欵也陸續的來。黨軍屢次戰勝反革命的成績，絕對服從國民政府，擁護人民的利益，不久還要掃清東江南路，那有通北的事呢！而且帝國主義的報紙還是每天罵他，求天解散他；黨軍的缺點就是他不能通北呵！汪精衛先生前天方同工人代表討論解決罷工的條件，剛才還允許明天到海員大會演講。黃金源前天還同我吃飯。至於九月一日封閉工會，明天就可看得見了，可笑帝國主義者造謠造得太笨呵！！

我們的罷工已經給了帝國主義者一個絕大的經濟打擊，更重要的就是我們已經鞏固我們的革命根據地，此外我們還有充分的財政。香港天天恐慌破產。我們現正是理直氣壯，揚揚得意時候，以勝利者之地位，操勝利之左劵，提出條件，要敵人屈服。既不是請求解決，更不是屈服。現在竟有我們屈服的謠言，這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所製造之恐慌謠言罷了。最要緊的，就是我們絕對不能容納這般製造謠言的人，在我們的廣州。具體的辦法就是(一)各代表要闢謠，(二)注意散佈造謠者。(三)以最嚴重之手段，捉拿造謠者並嚴重對付之。

公函

致軍事委員會函

逕啓者、現據敝會糾察隊第二大隊長、馮劍光呈稱、爲呈請事、茲據前山灣仔香洲一帶原是軍力空虛、於本大隊駐防之糾察俱皆徒手空拳、恐難以資實力保護、情勢殊屬危急、雖然前山有第八連黃連長、互相協助、誠恐鞭長莫及、苟有意外發生難免保其無虞、若又不迅飭軍力鎮壓、於本大隊全隊恐遭危急、惟據是日本大隊副何漢卿拍來急電、呈報於前山灣仔香洲一帶、現有反革命派受帝國主義者五千元賄賂、意圖圍陷本大隊糾察於死命、危機四伏、旦夕堪虞、據此情勢危急萬分是以迫得悉情、敬達 貴會、迅飭大隊前往以資保護、免生危險、俾本大隊糾察生命於安全、若行治標之法者、可着即專派得力人員、前往香山第一師第二團蔣光鼎旅長、請迅飭隊協助保護一切、免蹈危機、等情據此、查核所守實非重國防之道、固不特敝會糾察有孤立無援之危已也、務除電覆該隊勉力撐柱外、相應備文函達 鈞會懇即迅派精兵前往駐防、在防軍未能援隊以前仍須先電飭蔣旅長光鼎迅飭派隊填駐、庶撥奸匪而重國防、此上

省港罷工委員會

軍事委員會、

南海縣來函

逕啓者、照得紳富捐一項、係接濟罷工工人糧食之需、自應着手進行、茲由敝縣派出委員鍾雄升、郭燦鋆、羅仲文三員、會同 貴會募捐委員周波、麥波、余芳、蔡少年、李占英、馬詔、范鵬等七員、定於本月十三日出發佛山、會齊後分往各鎮墟市勸捐、相應函致 貴會查照、此致

省港罷工委員會、

南海縣長李寶祥

帝國主義者的損失

自罷工到今天(每天四百萬)

已至三萬玖千萬八百元了。

廣東銀行來函

省港罷工委員會 委員長先生均鑒、敬啓者、日前蒙、貴委員會大會議決通過准敝行前往沙面日美銀行繼續提取存欵、雙毫銀幣在案、不勝銘感、詎因沙面英領事未允特准、敝行前往沙面、現敝行懇請交涉署向英領事交涉、尚未解決、是以向貴委員會諭領通過證、茲將理由報告 台端、希爲查照仍請將議決通過案保留數天、一俟手續辦妥自應赶赴 貴會、請領通過證、前往沙面提取銀行存欵、以祈准予所請、俾照辦理、足感高誼、是所切禱、專此敬頌

廣東銀行

特載

帝國主義應付中國革命之策畧 (二續)

目前日本政府尚未確定對華政策，殊無可疑。時至今日，日本尚不甚知强迫二十一條之時代已逝，政府仍爲舊勢力所操縱，唯欲肆意掠奪中國。但將來時局再有進展，日本資產者必將恍然知中國革命之不可侮而迫於放棄仇華政策。日本最近選舉制之改革，結果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必較有勢力，亦足演成此種結果。，此時日本政策唯有搖搖不定，然英國亦難完全獨御日本，使其爲英人之牛馬也。

關於美國在華政策，如信美國能直捷了當將領事裁判權交還中國，自屬大錯而特錯。多數美國資本家，亦以爲資本家之神聖事業不能受「野蠻的中國人」之法律裁制，尙與英國資本家觀念無殊，所異者，美人在小問題上，每願固示寬大，如是旣于美人錢囊無損，又可討好于中國人民，對于取消領事裁判權問題，美國大吹大擂，宣傳美國方在研究爲中國尋條變更現狀的正路，說什麽「一候施行適宜之法律，吾人即願容納汝之要求，取消在華特殊利益。」

實際上，美國却居心不良。

第一，關稅增高，旣爲中國政府與資產者所歡迎，然實際上於美國並無所損。美國資本宏厚，關稅增高後，中國工業漸趨發達，美國儘能以敏捷之手段，務[illegible]國新[illegible]庇護，在短時期內振興一[illegible]以壟斷其[illegible]國市場

其次即借款與中國，前任美國外交部遠東部長之現任駐華公使馬慕利，當其將被任爲駐華公使之時，在美國「外交」定期刊四月號內，發表關於中國之論文，討論在華外國資本問題，極力主張組織國際銀行團，以競爭分割中國利益之力，用於共同合力借給中國以鉅欵，冀中國用以建築鐵路及辦理其他經濟事業。馬氏此種主張，原非無因，蓋目前能放鉅欵者唯有美國，所謂國際銀行團，不啻即助長美國經濟勢力在華發展之機關也。

對於取消在華特殊利益，列强自必反對。其反對之理由，必以北京政府無力統治全國，及中國尙在無政府狀態之中等事實爲根據。取消特殊利益，足使中國脫離外國覊絆，如謂列强不久將放棄此等利益，實屬大謬。

紐約經濟界重要機關「商報」曾於七月三日該報中，評論取消特殊利益問題云：美國當局與英當局磋商中，對此問題力予爭持，惟目前三國皆認應集中於建設足以阻止民族運動生長的中國政府之問題。

泰晤士報七月六日之評論，亦述及此層，而謂日本不以爲藉全國會議可建設强有力政府爲可能。

「張作霖爲中國軍閥中之最强者，其統治滿州甚屬妥善，如張氏與吳佩孚聯合，必可剷除馮玉祥勢力而統治中國北部與中部。誠然，統治北部與中部後，尙有廣州之赤色政府。然目前一人總難立行解決全中國之問題，乃屬事實，如統轄北部中部之中國政府成立，已可謂完成平定中國中重要步驟矣。」此乃泰晤士報所擬之日本平定中國計劃。

就吾人之管見，上所謂日本計劃，殆爲英國之計劃耳。英國作此計劃，而欲借日本爲傀儡，更欲進而使美國亦屈服於此計劃之下。英人此種努力，已隱然可見矣。

總之帝國主義列强之策畧，皆欲在中國利用[illegible]之武人政府，以撲殘中國革命運動而

(完)